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专题研究

编者按:综观学界,由于语言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对语言的看法也日趋多样化,但是最有影响的语言观却只有两种:语言工具论和语言本体论。前者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经过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推波助澜,已经成为当今最流行的、最具功利主义色彩的语言观;后者也不新,但从学理上反思,还是新近的事情。大致说来,本体论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在 beings(在者/是者/有者,本体)确定的情况下,集中研究 beings的在、是和有,比如始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具有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各个哲学流派。另一种是在 beings还不确定的情况下,或者首先论证研究对象是 beings,然后探讨对象的在、是和有;或者不分先后顺序,同时或交叉展开研究,比如本体论语言哲学。本期刊发的高云球先生的文章,就属于“语言是 beings 的尝试性论证”。

试论语言本体论的哲学基础

高云球

(燕山大学,秦皇岛 066000)

提 要:20世纪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经历了从语言客观性到语言实在论的艰苦过程。真正为其奠基的,甚至将其变为现实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弗雷格的意义与指称的关系研究开辟了这一过程的先河。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则将其推向深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自组织系统为确立语言的可能世界完成了历史性的理论创造。

关键词:语言客观性;语言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5 - 0001 - 4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Linguistic Revolution

Gao Yun-qiu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has gone through the arduous process from objectivism of languages to realism of languages. The true function to lay, even to realize, the foundation, is Logical Positivism.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ing and signifier by Frege open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rocess. Russell's theory of the description operator promoted the process further. The self-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languages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creation to establish the possible world of language.

Key words: objectivism of language; realism of language; logical positivism

1 须要提前说明的三点

当语言哲学进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它的预设条件和哲学基础是语言的客观性。这充分体现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之中。语言哲学研究和20世纪告别的时候,同时它也告别了语言的客观性范式。这充分体现在以语用学和语言的功能研究为代表的语言情景研究之中。这一新范式的哲学基础则是语言实在论,即语言不仅仅是意义

和所指的表达层面,它自身就参与意义的创造和文化的表达。早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研究之中就已经蕴含着语言实在论的思想和观念。我们深入挖掘其中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正本清源,找到知识的谱系和研究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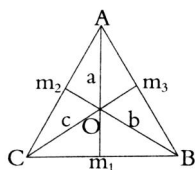
本文着重探索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的贡献,为语言谱系学研究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思路。

2 关于意义与指称关系的研究是语言实在论的滥觞

众所周知,弗雷格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者、语言哲学的开拓者。他关于意义不等于指称对象的著名论断是有据可查的语言实在论的开篇之作。不过,他论证的出发点是同一性问题,而不是语言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表达同一性句子的一般式是 $a = a$ 或者 $a = b$, 后者读作 a 和 b 是同一的。因此, $a = a$ 和 $a = b$ 都表示同一性命题。然而,弗雷格认为,从认识论角度观察,两者迥然不同。依据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看法, $a = a$ 是分析命题,我们看到这种表达式就知道它是真的,不过它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新鲜的知识。 $a = b$ 是综合命题,它的真假值要由我们的经验判断。确定其真值,同时就增加我们的知识。例如,“金星 = 金星”只是一个语言上的同义反复,虽然它在逻辑上是真的,但是“金星 = 晨星”却是天文学家的重大发现,确定了我们经验中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关系。

弗雷格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理解同一性命题的认识论价值,归根到底是因为不懂得同一性关系是个体词的含义 (sense) 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含义”。关于什么是含义,弗雷格有一个十分精彩的例证,展示如下:



ABC 是一个三角形, m_1, m_2, m_3 各为三边的中点; a, b, c 分别是三角形顶点和对边中点的连线。这样, a 和 b 的交点正是 b 和 c 的交点, 即 O 点。 a 与 b 的交点是 b 和 c 的交点, 显示出不同的呈现方式。这两个表达式之所以不同, 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含义, 而不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指称对象。“ a 和 b 的交点” 的含义是 a 和 b 相交于一点, 即 O , 它指示人们认识到该表达式的指称物是 O ; “ b 和 c 的交点” 的含义是 b 和 c 相交于一点, 即 O , 它指示人们所认识到该表达式的指称对象是 O 。通过这两个相互独立的途径, 人们发现, 这两个表达式的含义虽然不同, 但它们指称同一对象 O 点。简言之, 两个含义不同的表达式有一个共同的指称对象, 同一命题 $a = b$ 表示几何学的这个重大发现, 它为人们的知识增添了新内容。

“弗雷格指出, ‘仅当这些符号间的差别相应于被指物的方式的差别时, $a = a$ 和 $a = b$ 才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价值’。”(朱新民 1987: 265 - 266)

通过以上例证,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启明星不等于长庚星, 虽然它们有同一个指称对象——金星。它们的含义不同, 即是呈现方式不同。含义或呈现方式是独立于指称对象的特定存在。在符号三角表达式中, 它包含在“意义”的麾下, 即:



其中, 能指与所指都是由外在于语言的因素表征的。能指是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物理性质, 所指是严格区别于能指的被这一符号认定的事物。唯独意义是语言的本体论承诺。同时, 这盖棺论定地说明逻辑专名的意义不等于指称对象。弗雷格用他天才的发现和论证为语言争得了实在论地位。

3 摹状词理论给语言确立了独立地位

罗素是把逻辑实证主义发扬光大的重量级人物。他在逻辑和哲学上最辉煌的一笔不外乎其摹状词理论。也正是摹状词理论为语言作了最充分的本体论说明。

罗素把摹状词称为不完全符号。不完全符号的意义就是其本身, 它没有现实的指称对象。像“柏伽索斯”(Pegasus, 希腊神话中的飞马, 不是现实存在物)、“圆的正方形”、“孙悟空”等等。罗素在《数学原理》(1903)中用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表示摹状词, 读作“具有性质 Q 的唯一 x ”。这里的 x 不是个体常项, 而是一个变元。读作“存在着一个摹状词, 它可以定义为存在一个 x ; 所有 Y , 只要 Y 具有性质 Q , 就可以推出 Y 是 x ”。请注意, 定义项已经不包含摹状词符号, 摹状词在分析中消失了, 它已不再是逻辑专名, 它不再表示命题的主目, 有关命题也没有必要预先肯定摹状词指称某个对象。换句话说, 摹状词的作用就像一个谓词, 它只表示某种性质。

有了这些简要的知识, 就足够我们引申出重大的结论。

首先, 摹状词只是一些语言存在物, 它们存在的可能世界只是语言而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 也

不能把它们归结为精神存在物,因为精神可以断裂,但是它们作为摹状词依然在语言中存在。假如,《庄子》(1994)一书失传一千年,在这一千百年间人们不知道“鲲鹏”是何物。后来,《庄子》又被一千年后的人类发现,现代人同样可以在《庄子》的文本中将其解读为摹状词。

其次,语言的运用过程隐含着一种自觉的语用规则,这就是罗素所发现的形似逻辑专名的摹状词自觉地变为一种谓词或性质的规则,季国清先生将其称为“摹状词解读规则”。语用学是由奥斯汀、塞尔等人在 20 世纪中叶创立的新学科,它研究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存在于语言形式结构与语义规范中的指导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基本原则。在奥斯汀和塞尔之后,格莱斯、列文森等将其进一步精细化。但是,他们所发现的语用原则并不包含这里所说的摹状词解读原则。

最后,语言完全具有自我构造的能力(王爱华 2007: 19 - 28,王正元 2008: 22 - 26),它完全不受外在的可操作原则和可实现原则的限制,它在构造新成分的过程中遵循形式原则,即不能把违反形式组合原则的语词放在一起(如*“过老鼠我街”,*表示“不允许”),却完全可以越过语义矛盾的限制,如我们不仅可以说“大象吃香蕉”,我们也可以说“香蕉吃大象”。这正如布伦塔诺在其心理主义的操作方法中所调整的那样,我们将其变换为“我梦见了香蕉吃大象”,就完全可以变为语义正常句。休谟所说的想象也正是通过语言这种自我构造能力实现的,如“金山”、“飞马”、“火龙”等皆是想象的产物。这些不恰恰可以称为摹状词吗?正是摹状词的发现和研究让我们坚信语言是一种本体论承诺,是一个特定的可能世界。

4 语言的自组织系统建立一个特殊的可能世界

维特根斯坦是逻辑实证主义登峰造极的思想家。哲学史界有一个几乎可以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即前期维特根斯坦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同。我们则认为,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到后期的过渡恰恰是给语言实在论奠定了最丰厚的基石。

前期维特根斯坦是指《逻辑哲学论》(1921)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的解读,的确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思想线索。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说哲学并没有方法论上的规范,不像物理学、数学,它们有某些统一的创作方法,哲学文本千奇百怪、

五花八门。从表面上看,哲学作品及它们表达的思想之间似乎不可通约。但这只是表面的肤浅看法,这就像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一样,从外表来看,商品的使用价值各具特色,然而把商品换算成表征价值的货币,它们就可以通约了。哲学是由语言写成的,语言是由逻辑组织起来的,那么语言背后的逻辑就是通约哲学的公约数,就是衡量哲学价值的“货币”。这基本上就是《逻辑哲学论》最核心的东西。不过,必须看到,《逻辑哲学论》,包括《哲学研究》,是用一种特殊方法(格言法)写成的,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深邃的思想,都可以解读出不同于以往哲学的哲学来。我们在这里只是剖析其最核心的东西。其中,已经让我们领略了语言的独特作用:它独立于哲学。这和以往把语言看成透明的表达工具截然不同。

《哲学研究》(1992)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很难用一言以蔽之式的概括来说明,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维特根斯坦认定语言自身就是一种可以构造、可以呈现、可以表征哲学的自组织系统,或者简要地说,语言自身就是哲学。而这种哲学就是由语言游戏来完成的。按照我们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大体上分 5 步完成。

第一步,确立一个独立意义的领域。如他所说,“‘意义’一词如果是用来指称与词相对应的东西,那么它的用法就是不当的。这样就混淆了一个名称的意义同这个名称的拥有者(bearer)。当 N. N. 先生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名字的拥有者死了,而不是这个名字的意义死了。这样就是荒唐的,因为假如名称不再有意义,再说‘N. N. 先生死了’就毫无意思”(维特根斯坦 1992: 30)。

第二步,说明意义的实现就在语言之内,从而证明语言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 1992: 31)。

第三步,确立语言的“不朽”地位,把语言等同于奥古斯汀所说的超时空的永恒。值得说明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过程用的是哥德尔构造其不完善性定理的方法,即自我相关必然导致悖论的方法。如他所言,“‘语言中名称所意指的东西必定是不可毁灭的;因为对一切可毁灭的东西被毁灭了的状态必定是可能描述的,而这种描述将包含字词;而且与它们对应的东西就无法被毁灭,否则这些词就不会有意义’。我一定不去锯断我正坐着的树枝”(维特根斯坦 1992: 39)。这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日常的自然语言体现着希腊人所追求的“彼岸世界”,那种巴门尼德断言的不变

者存在的世界。

第四步,论证在语言游戏中人类游戏语言还是语言游戏人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一样。在整部《哲学研究》中,到处都是这类论证,我们不必一一例举。这无非是告诉人们世界与语言同构,但语言的场域则比世界更大。人们把世界中的问题转换为语言表达式后不仅仅会发生语言的规则与现实的规则的撞击,还会出现语言使用者与各种规则体系的撞击。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中哲学为自己找到用武之地。

第五步,确立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语言的自组织状态的游戏中把自我相关类的矛盾呈现出来。“哲学不应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哲学的任务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即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而这并不意味着绕开困难)……矛盾的市民地位,即它在市民生活中的地位:这就是哲学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哲学这个名称来称呼在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之前为可能的东西。”(维特根斯坦 2006: 75 - 76)

至此,我们把握了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与语言学的互动关系,还应该从中理出语言实在论的重大意义。但是,哲学家只是说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只能描述语言用法的思想影响十分深远,英国的日常语言学派就是它的产物,日常语言学派的干将赖尔的那本《心的概念》(1991)就是这一思想的典范。甚至可以说,奥斯汀和塞尔所创立的语用学也是它的衍生物。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有点本末倒置。如果没有语言实在论,这一切似乎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今天的西方哲坛,语言实在论不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成为了一种预设,即所有的命题在其获得真假值之前必须具有真实条件。例如,福柯的谱系分析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德勒兹的社会褶皱理论都必须以语言实在论为其预设。甚至,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博多里亚的消费社会学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学人巨匠在心安理得地把语言实在论当预设之

前,是否有点数典忘祖呢?

5 结束语

我们在肯定逻辑实在论对语言实在论的贡献时,的确可以从中理出一些有关元哲学的推论。

第一,我们不能根据作者的初衷来理解一部哲学作品。对待一切文本都不仅仅是一个解释学问题,即读者是意义的再生之父,而是一个谱系学的问题,即知识的谱系就是知识的造反。正如福柯所说,作品一旦出笼就杀死了作者(王岳川 1992: 304 - 305)。仔细想一想,逻辑实证主义对语言实在论的贡献不正是和其初衷,即用逻辑来实证经验的目标正好针锋相对吗?

第二,语言实在论的确立说明本体论是多元的。这与莱布尼茨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完全吻合。但是,莱布尼茨所说的现实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却不尽然;克里普克的一切可能世界都平等的理论倒有点后现代的意味,并和实际情况更贴切:“所有可能世界是平面化的”(朱伯昆 1996: 201)。这可以推出哲学也是平面化的,因为哲学既是一切可能世界的矛盾状态的显现(维特根斯坦),它自身的文本系统、理论系统、互文性、谱系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性和结构性也构成一个特定的可能世界,它必然和其它可能世界平分权力。

参考文献

- 赖尔. 心的概念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 王爱华. 语言不完备性:明达语言与语言自救 [J]. 外语学刊, 2007(1).
-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王正元. 浮现意义对语言不完备性的自救 [J]. 外语学刊, 2008(2).
-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朱新民. 现代西方哲学逻辑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 朱伯昆. 国际易经研究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收稿日期: 2008 - 06 - 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